

餅與匱乏：從節日飲食到英雄傳說的考察

楊玉君*

摘 要

在整個陰曆正月中，有好幾種的歲時習俗用到煎餅，計有天穿、送窮、填倉和薰蟲。追究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可以發現個別的習俗搭配的日子並不固定，習俗的內容及目的之間也可互通，但均可歸納源頭至女媧補天的傳說。在這些習俗當中，煎餅均以其圓滿豐足的象徵意義，補全天庭、倉廩的缺漏空虛，驅逐窮鬼以迎富足，薰走蟲豸，以避免穀物不飽實。而煎餅傳說到了閩南、台灣後，雖然補天的時間位移到了端午、傳說主人翁自女媧變成鄭成功，但傳說情節中仍保留了煎餅解決匱乏、使人事飽足的功能。總而言之，煎餅最終的目的在於補足事物的匱乏，使身家財物達到豐足圓滿的境界。

關鍵詞：女媧、煎餅、天穿、送窮、填倉、薰蟲、鄭成功

本文收稿日期：2010/05/01 通過審查日期：2011/06/29

*臺灣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引言*

節日是打破生活常軌的非常時期，日常工作的節奏得到舒緩，勞動的心智得到休息，節慶常有的音樂、戲劇、雜技的演出使得聲色娛樂等感官嗜欲在這段非常期間得到滿足。節日期間的飲食約略可分為食物及食品兩大類，前者屬當季的蔬果，例如過年吃長年菜、端午吃茄子、桃李、中秋吃柚子等等。後者則是以食物作為材料的加工品，因為需要特別製作，並非一般家常菜，所以也多具非常之特質。例如餃子、月餅、年糕、粽子等，均屬米麵加工品，較日常飲食還要更加費工夫準備。而且節日的特殊飲食，又往往被賦予單純三餐攝取食物之外的特別意義，例如過年的年糕象徵年年高昇、發糶的音義又可聯想到發財的發。節日時食用當季蔬果，更被視為具有強健體魄的養生功能。這些節日飲食的內容及原則，經過了許多民間傳說的比附，使得個別節日飲食項目被賦予了固定的敘事背景，像是端午的粽子紀念屈原，七夕的糖糶盛裝織女的眼淚等等。這些節日傳說將歷史浪漫化，因而成為深植人心的節日主流敘事。隨著主流敘事的強大，原本可能多元的其他節日飲食傳說或是被納入主流敘事，或是長久的侷限於小範圍的流傳，隱沒不彰。

筆者在〈一枚煎餅補天穿：談閩台的煎餅補天習俗〉一文中，¹曾考述在台灣的另類端午傳說，指出煎餅補天的神話與端午及天穿兩個節日的關係，以及在閩、客族群之間的分流情形。該文為以屈原為主的端午節日敘事，找回敘事趨向單一化之前的另一種傳說。文中著重在補天神話影響下的節日煎餅習俗在台灣流傳的情形，關於補天煎餅在中國的其它衍生習俗，限於篇幅尚未納入。本文即設定補足歷史上其它的節日煎餅習俗，並將所有的煎餅習俗視同一意義相關聯的體系，予以結構上的分析。

節日的飲食，經常可以見到各種餅食的出現，案例不勝枚舉。由於涵蓋範圍廣，有必要對「餅」的型態作出明確的定義。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餅字釋意有二，分別是「用米粉或麵粉做成扁圓形的食品」，以及「扁圓形如餅的東西。」²潘峰在〈說餅〉一文中扼要的總括了這些餅的定義如次：「古代凡將稻黍麥豆等之粉或漿合并之食物皆謂之餅，後約定俗成以麵粉合併成狀的食物之專名，如今成為圓扁平等狀物之專名。」³因此，在漢人文化圈裡可以稱為「餅」的節日食品涵蓋甚廣。其中，又以補天用的煎餅出現最早，後來與節日的飲食關係牽涉最深。

*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餅與匱乏：(II)：英雄神跡的考察」(計畫編號 NSC98-2410-H-194-099)部分成果。本文初稿〈煎餅習俗再探〉曾於「2010 民俗暨民間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國立東華大學民間文學研究所主辦，2010年10月15~16日，承蒙評論人高荊芬教授提供寶貴意見，並經本刊送審，得到兩位匿名審查人指正並建議修訂方向，謹致謝忱。

¹ 楊玉君：〈一枚煎餅補天穿：談閩台的煎餅補天習俗〉，《2009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成功大學，2009)，頁143-154。

² <http://dict.revised.moe.edu.tw/index.html>

³ 潘峰：〈說餅〉，《湖北成人教育學院學報》(2003年3月)9.2，頁34。

一、煎餅補天

首先應釐清所謂「煎餅」，究竟是一種餅的名稱，或是一種餅的做法呢？

晉·王嘉（？～390），《拾遺記》：江東俗，正月二十日為天穿，以紅縷繫煎餅餌置屋上，謂之補穿。相傳女媧氏以是日補天故也。（《新增月日紀古》，卷一下，頁490）⁴

晉·郭緣生，《述徵記》：正月七日…北人此日食煎餅，於庭中作之，云薰天。（頁15）⁵

以上幾則概括了煎餅作為節日飲食最早的文獻記載，綜合內容要點如下；（一）吃煎餅的日期有正月七日人日以及正月二十。（二）正月二十日煎餅的目的則是補天穿，正月七日的人日吃煎餅則是為了「薰天」。首先，補天的煎餅到底是哪一種餅？以年代稍晚於晉的南北朝文獻為例，北齊高祖曾置一謎面「卒律葛答」，臣下唯有石動筩射中謎底為煎餅。當高祖要臣下們也制謎來共猜時，石動筩又云「卒律葛答」，高祖動問其故，動筩回答：「承大家熱鑊子頭，更作一箇」，⁶意思是趁著餅鑊還熱，趕緊再作一個煎餅。北齊所在的山東、山西、河南等地，至今仍然保有歲時節慶食煎餅的習俗。蒲松齡（1640–1715）曾為〈煎餅賦〉歌頌家鄉齊地的煎餅。

煎餅之制，何代斯興？澉合米豆，磨如膠錫。杵須兩岐之勢，鑿為鼎足之形，掬瓦盆之一勺。經火烙而滂瀟，乃急手而左旋，如磨上之蟻行。黃白忽變。斯須而成。“卒律葛答”，乘茲熱鑊，一翻手而覆手，作什百于俄頃，圓如望月，大如銅鈺，薄如剡溪之紙，色如黃鶴之翎，此煎餅之定制也。⁷

這裡描述的作法即以穀物磨粉，再加水調和，將粉漿舀在燒熱的鑿子上攤開，因餅薄必須迅速翻面、起鍋，因此可以在短時間作出上百張。鑿子是煎餅用的三足平底鍋，而餅鑊的鑊字所指的是有足之鑊，即用來烙餅或炒菜的平底淺鍋。⁸可知自北齊至當代，

⁴ [清]蕭智漢：《新增月日紀古》，卷1，頁490。

⁵ [梁]宗懔：《荆楚歲時記》（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4。

⁶ 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版，1995第6刷），卷247，頁1915。

⁷ [清]蒲松齡著、路大荒整理：《蒲松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冊，卷1，頁27。

⁸ 《太平御覽》卷757引服虔《通俗文》：「鑊有足曰鑊」，頁3360。

煎餅材料及器具及作法並沒有太大的差別。補天所用的即是這種形圓、大而薄的攤煎餅。

至於補天一說，則顯然來自於女媧補天的神話：

《淮南子·天文訓》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⁹

《淮南子·覽冥訓》：「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鷲鳥攫老弱。於是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斬鯀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¹⁰

因為共工撞倒天柱，所以天傾西北，江河全流向東南。洪水滔滔的結果也造成百獸群出掠奪為食，為了平息這些亂象，女媧才煉五色石來補天。但女媧原本用來補天的五色石，在民間的想像中卻被煎餅所取代。從五色石的神話到煎餅習俗的過渡，中間應有一失落的環節，但至今尚無痕跡可循。《拾遺記》稱江東以正月廿日為天穿日，要以紅絲線繫煎餅置於屋頂之上，稱為補天穿。紅絲線的用法從「補」天穿一詞來推敲，應是寓義以針線將煎餅補全天空的穿孔。這習俗在東晉王嘉的《拾遺記》中已與女媧補天的神話作了連繫，指稱女媧在這一天補天，同樣的習俗在上個世紀台灣的客家人之間仍有流傳。

這天，一般農村婦女作甜粿，用油煎熟，或用新年留下的「油堆子」蒸好，在上面插上針線，稱為「補天穿」。「天穿日」傳說是女媧補天的日子。¹¹

同時，又因為「穿」字的字義聯想，這一天也是適合穿耳洞的日子。¹²

至於正月初七的人日煎餅又名「薰天」，這說法早在它初被記錄下來時，即已失去它的意義脈絡。《荆楚歲時記》引文的最後一句「未知所出也」使得我們無法有信心的判斷「薰天」一詞究竟是什麼意思。然而自煎餅習俗與日期的搭配情形來看，似乎也與女媧脫不了關係。所謂人日，指的是自正月初一開始，每一天是一種

⁹ [漢]劉文典撰：《淮南鴻烈集解》（新編諸子集成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3，頁79。

¹⁰ 同前註，卷6，頁191。

¹¹ 陳運棟：《台灣的客家禮俗》（臺北：台原出版社，1991），頁120-121。

¹² 《隴頭畧語》：「正月二十日為天穿日，女子以此日穿耳。」出自《奄史》〈拾遺〉頁10下。
[清]王初桐輯，據嘉慶二年伊江阿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生物的生日：「正月一日爲鷄，二日爲狗，三日爲豬，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¹³常建華即據以指出，薰天既然在女媧造人的人日，而正月二十又是以煎餅紀念女媧補天，「是女媧造人及天穿節風俗滲入人日節所致。」¹⁴也由於這種節俗及傳說之間的互相滲透，近代採集到的民間故事，就把女媧造人、補天及補天煎餅在傳說中賦予一因果關係的情節。¹⁵

固然，神話傳說只是在附會一個民間的習俗，薰天與天穿補天，或另有與女媧神話無關的氣候上原因，其關鍵正在「天」字所攸關的天氣上。俞正燮（1775–1840）提出古曆節氣的時序來解釋天穿的日期，是目前所知對天穿日最有見地的看法。

古憲，立春、驚蟄、雨水、春分、穀雨、清明，漢改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則雨水改早十五日，穀雨改遲十五日，自正月中氣至二月節氣，爲今古憲雨水之日。自正月十六至二月一日，皆可謂之天穿。…亦祝雨水屋無穿漏之意。¹⁶

約當同時的錢泳（1759–1844）也指出：「煉石補天言燒石成灰可補屋漏也，其說亦通。」¹⁷也就是說補天補的其實是補屋漏，或許也因此故，天穿日的煎餅必需置於屋上。以天穿解釋雨水，是泉州及台灣鹿港的補天傳說也有的說法。只是在這兩地，雨水豐沛之時是春夏之際的梅雨季。¹⁸關於天穿的雨水，常建華則提出女媧神話要點既然在於造人及補天，則人日煎餅之所以稱爲「薰天」，即是「以火克服天漏之水」。¹⁹祭祀用煎餅的場所似乎也有講究，其一將煎餅置於屋上，其二在庭中煎餅薰天，可知煎餅補天的習俗通常在室外／露天進行。而且煎餅補天的習俗在晉代流傳的範圍至少涵蓋江東以及北方。

¹³ [唐]李延壽撰：《北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56，頁2028。

¹⁴ 常建華：《歲時節日裡的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25。

¹⁵ 雪梨主編：《中華民俗源流集成·飲食卷》（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正月二十吃餅子的傳說〉，頁293-294。

¹⁶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台北：世界書局，1977），卷11，頁319。此外，俞正燮也引《史記》〈天官書〉的說法從雨水的角度來解釋薰天，「若七日得雨，則民食日有七升，豐年也。…亦以七日當得雨，故薰之。」但據此，七日應當喜雨兆豐年，薰天究竟是為了禱雨或是祈雨，從文義中並無法判知。

¹⁷ [清]錢泳撰、張偉點校：《履園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79），叢話3，頁77。

¹⁸ 同註1，頁146。

¹⁹ 常建華：〈中國古代人日、天穿、填倉諸節新說〉，《民俗研究》1999.2：69。此說即與上述俞正燮七日得雨說互相扞格。

二、煎餅送窮

另一種用到煎餅的節日習俗，大約出現在宋代，是人日時送窮的煎餅。

宋《歲時雜記》：人日前一日，掃聚糞帚。人未行時，以煎餅七枚覆其上棄之通衢，以送窮。（《歲時廣記》，卷九，頁279）²⁰

送窮的習俗本身起源較早，據《荆楚歲時記》，送窮的傳說來自高陽子：「按《金谷園記》云：『高陽氏子瘦約，好衣敝食糜。人作新衣與之，即裂破，以火燒穿著之，宮中號曰窮子。正月晦日巷死。』今日作糜、棄破衣，是日祀於巷，曰送窮鬼。」²¹可知最早的送窮習俗，用的是糜粥在晦日送窮。這不管是日期或是名目都與正月二十的天穿日有所斷裂。²²但據歷代節日習俗及日期相對應的情形看來，同一名目的習俗出現在不同的日期也並不罕見（詳下討論）。這則宋代的送窮習俗值得注意的是煎餅是被放在糞帚上的，糞帚為掃除穢物之用，將食物與之並置十分不尋常。這一點我們還可以舉其他例子來一起討論。唐代送窮有不少文人曾留下相關之記錄。其中又以韓愈（768–824）的〈送窮文〉最為人所樂道。韓愈以戲謔的口吻對長年與他廝守的窮鬼們道別，言明已經為窮鬼們準備好車船等交通工具，以及可以帶上路的食糧，希望他們另覓新主。「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輿粳，牛繫軛下，引帆上檣。」²³這裡值得注意的是韓愈為窮鬼們備辦在舟車上的「載糗輿粳」，糗與粳都是乾糧，而且自其作法觀之，或許已具有餅之雛形。糗是熬煮米麥制成的一種乾糧，粳則是將大米碾磨成粉後再蒸成的米糕，²⁴因為可資參照的文獻不多，無法確知這是不是唐代時興的送窮食品。再者，送窮的對象是窮鬼，雖名之為「送」，其實則為「趕」，而即使是趕走對已有害之鬼，也必得先令其飽餐一頓，並且帶上行糧，這是中國民俗中的一種特色。唐人送窮習俗雖然興盛，但具體用的祭品缺乏較全面的記載。除了韓愈的記載外，另有唐人所繪「送窮圖」，據敘述畫面中的送窮的供品是「薦之醪醕」，醪及醕都是醬、醋上的白色發霉物，可知唐代送窮時的祭品除了糗糧的簡陋，甚至還有發霉的食糧。直至清代送窮的習

²⁰ 以下餅食記載所引書籍除另行加註外，均引用自《歲時習俗資料匯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

²¹ 〔梁〕宗懷撰、杜公瞻疏：《荆楚歲時記》，頁7。

²² 但《荆楚歲時記》佚文也有一條記江南風俗謂：「正月三十日為補天日，以紅絲縷繫煎餅置屋上，謂之補天穿。」見〔清〕厲荃輯、〔清〕關槐增輯：《事物異名錄》（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2，頁4上。因此也不能完全排除以正月晦日為補天日的可能。

²³ 〔唐〕韓愈：〈送窮文〉，《韓昌黎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91），卷36，頁434-435。

²⁴ 《中國飲食史》，第5編／第4章，〈春秋戰國時期的食品加工與烹飪〉，頁293。

俗，仍可見「五日，以殘飯置僻處，曰送窮」的記載。²⁵自祭品的性質看來，不論是置糞帚上或以殘羹剩飯發霉長醜的食物致祭，對窮鬼的態度算是輕視至極了。

唐代在正月晦日以粗糲殘羹送窮，而同時人日仍食煎餅，據《唐六典》〈膳部〉節日食料有「正月七日、三月三日煎餅」的記載。²⁶而這兩種習俗，約在唐、宋之間逐漸合流，及至宋、元時期，送窮使用煎餅已經是很普遍的習俗了。例如元好問（1190–1257）的七言絕句〈送窮〉詩序中提及而元好問的詩句云：「煎餅虛拋搗撒堆，滿城都道送窮回。不如留取窮新婦，貴女何曾喚得來！」²⁷詩中已可見用到煎餅，「搗撒堆」據錢鍾書注，即是垃圾堆。²⁸這種作法呼應了《歲時雜記》中「掃聚糞帚」再將煎餅置於其上一同棄置的描述，應是宋代送窮的普遍習俗。後世送窮仍然常見將家內塵穢掃聚一處，再棄置宅外的作法。

以《歲時雜記》的記錄看來，送窮的煎餅要放在掃帚上，再棄置在大馬路上。煎餅類同上述的糲糧行糧，而掃帚就像是〈送窮文〉中的車和船，是送／趕走窮鬼的工具。只是較諸車船的交通工具，掃帚代表的絕非客氣的請出家門，而是以帚驅逐，可謂無禮之甚。康保成曾為文討論韓愈〈送窮文〉與驅儼祀灶的關係，驅儼時運用軍武之勢加以威赫，送窮時用的掃帚也不妨視之為驅儼之餘緒。²⁹

煎餅送窮的習俗推究其內涵，仍與煎餅補天的習俗脫不了關係。首先，《歲時雜記》中記載的送窮的煎餅因為在「人日前一日」，極可能也屬於《述征記》中的北人煎餅薰天之一脈。而煎餅之所以可以送窮，也在意義上與補天一事相通。根據不同版本的《拾遺記》（390）佚文，補天穿的正月二十又稱為「天饑日」。³⁰以煎餅補天之「饑」（即天之缺漏），而使之完滿，相對於以煎餅送「窮」之後的富足，二者均是以煎餅的圓滿補足飢、窮的匱乏。另一旁證來自梅堯臣的詩〈月蝕〉：「有婢上堂來，自我事可驚。天如青玻瓈，月若黑水精。時當十分圓，只見一寸明。主婦煎餅去，小兒敲鏡聲。此雖淺近意，乃重補救情。夜深桂兔出，眾星隨西傾。」³¹在時當十分圓的滿月夜，因為月蝕而只見到僅餘一寸的月光，此時的因應方式是小兒敲鏡，主婦煎餅。古時稱日、

²⁵ 陝西《咸陽縣志》（1836），轉引自丁世良、趙放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西北卷》（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頁11。

²⁶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4，頁129。三月三日食煎餅一事旁證較少，目前只檢閱得一條，〔明〕黃一正：《事物紺珠》（臺北：莊嚴文化事業，1995，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屬吳勉學劇本），卷4，頁16下，「補天穿：三月作餅掛於竿頭」。

²⁷ 〔宋〕元好問：《新校本元遺山詩集箋註》（臺北：世界書局，1982），卷12，頁567。

²⁸ 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1998年第7刷），〔補遺〕，頁490。

²⁹ 康保成：〈韓愈送窮文與驅儼、祀灶風俗〉，《中山大學學報》1993.3，頁110-116。

³⁰ 同註22，頁22上。

³¹ 〔宋〕梅堯臣（1002–1060）著、朱東潤編年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月蝕〉，卷28，頁1063。

月蝕爲天狗食日、月，要敲擊器物發出巨響以嚇走天狗，至少在唐代時就有敲鏡以逐天狗的習俗。³²梅堯臣詩透露的另一種較罕見的方法，即煎餅。雖然罕見，但不難理解，既然女媧可以以煎餅補天，圓形的煎餅有完滿解決匱乏的功能，則被天狗食盡的日或月一樣可以藉著圓形的煎餅予以補全，使之恢復圓滿。類同的煎餅聯想，還出現在「填倉」的習俗當中。

三、煎餅填倉

正月二十以煎餅補天的天穿節，在流傳的過程中又出現了許多變異，其中一支即正月下旬的「天倉」、「填倉」或「添倉」。「天」、「填」、「添」音同，只有聲調小有差異，「穿」和「倉」韻母和聲調相同，差別在於聲母的捲舌與否。填倉的日期則散布在正月下旬的正月二十、廿一、廿三、廿四、廿五，流傳地區集中在河南、河北、山西等地，有些地區還有「小填倉」、「大填倉」、「老填倉」的差別。³³從發音及日期分布推斷，「填倉」或「添倉」應是天穿的發音有誤而衍生出來的另一個節日。俞正燮考據天穿節時即曾整理其日期，云：「其又有十九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三十日者，各從其俗，而皆有義。」³⁴而稱爲填倉或添倉的節日日期，也大致都落在這些日子之內。

雖然填倉的名目應出現在明清時期，而且也發展出獨立的新習俗，但其日期及習俗內容還是與天穿日有部分相通。³⁵例如明代末年的《帝京景物略》（1635）：「（正月）廿五日大啖餅餌，曰填倉。」³⁶補天穿的煎餅以填倉之名保留了下來，甚至也有連日期都還保留在正月二十，但吃煎餅的名義爲「填倉」的。³⁷清初的山西馬邑縣方志中，則可見到「倉」的具象化：「俗以正月二十爲小天倉，以炭灰羅布地上作大小圈，曰剗窰。食煮窩，以蕎麵爲丸而空其中，肖窰形也。至二十五日爲老天倉，食煎餅，亦

³² 如〔唐〕孟遲（845年進士），〈發蕙風館遇陰不見九華山有作〉：「譬如天之有日蝕，使我昏沉猶不明。人家敲鏡救不得，光陰却屬貪狼星。」〔清〕彭定求、楊中訥等：《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版，1990四刷），卷557，頁6458。

³³ 同註19，頁64-73。

³⁴ 同註16，頁318-319。

³⁵ 針對此二節的關係，常建華上引文將天穿、填倉視爲兩個不同節日，因日期及發音類似而產生混淆。同前註，頁71。但筆者認爲其實恰恰相反，填倉因是天穿日的衍生變形。常先生在2006年出版《歲時節日裡的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6）一書時，也已修正上述說法，而將填倉視爲起源於天穿的節日，頁60-61。

³⁶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2001三刷），卷之2，城東內外，頁67。

³⁷ 康熙五十七年刻本，《臨汾縣志》，《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北卷》（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頁642。

蕎麵爲之，曰蓋窖。」³⁸以炭灰在地上畫圈，又稱爲「打囤」，並且「置諸穀少許於中爲豐兆」。³⁹

窩窩頭的形狀中空，像儲存糧食的倉窖，吃窩窩頭與以炭灰打囤都有祈求倉廩豐實的祈願，而源自天穿的煎餅，也褪去補天的神聖任務，而配合倉窖的意象成爲覆蓋倉窖的門，獲得新的意義。⁴⁰

筆者二〇〇八年在山西洪洞也曾針對填倉作訪談，羊獬及附近的幾個鄉鎮都在正月二十左右過填倉節。此地填倉所食之煎餅，接近台灣的潤餅，是攤成圓形麵皮後，用來包裹各種蔬菜捲成長條狀食用，當地稱爲「捲餅」、「捲捲」。⁴¹而捲餅在填倉習俗中的用法如下。

晚上敬了神之後點燈，填倉獻神春捲時在春捲菜上蓋一張餅皮，走著然後撕碎，到處撿，天地神鬼全敬，一邊嘴裡頭說著：添倉吃饅，柳葉喝湯，大甕倉滿，小甕溢裕。廿日這一天，水缸裡的水都滿，表示吉利、富裕。⁴²

此處的煎餅也和上引的蓋窖、壓倉習俗一樣蓋在節日供品之上，一邊撕一邊撿，則有如施肥一般，希望家宅物資充裕。翼城的填倉風俗，如果過去一年家中娶了新媳婦，則要由新媳婦親手將煎餅放在糧倉之中。

正月二十日，為添倉節，家家用稀麵攤極薄餅，中裹以菜肴、雜品，卷而食之，俗名曰卷卷。亦有用硬黍米麵攤煎餅者，俗名曰煎饅。人家娶有新婦，是日婆家必令新婦將煎饅親手置庾廩中，謂之添倉。⁴³

這顯然是藉助新媳婦的生殖能力，使得煎餅填倉的效果得以加乘加倍。在這裡的填倉習俗中，補天及女媧的母題已經從習俗傳說中消失，在地人吃捲捲並不認爲與女媧補

³⁸ 《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歲功典》，第 15 卷，頁 27。至民國 7 年霍殿鼇等纂：《馬邑縣志》（臺北：成文書局，1968）時仍因襲清初文字，「歲令」內容未見更動。卷之 1，頁 19 上。

³⁹ 尹侃、范森修、談有典纂：乾隆《肅寧縣志》（上海：上海書店，2006，據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1756 影印）卷 1，「方輿」，頁 10 上。

⁴⁰ 據《山西民俗》，填倉時會在灰粉畫出的灰窖內放糧食，然後又磚石將糧食蓋住，稱爲「壓倉」。與上引的煎餅蓋窖的意義相通，都是暗喻糧食充滿倉窖，至於要壓住、蓋住不使外漏的意思。溫幸、薛麥嘉主編：《山西民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頁 83。

⁴¹ 山西《翼城縣志》：「正月二十，為添倉節，家家用稀麵攤極薄餅，中裹以菜肴、雜品，卷而食之，俗名曰『卷卷』。」丁世良等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彙編·華北卷》（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頁 656。

⁴² 楊玉君田野調查錄音，2008 年 5 月 30 日 voice 3，報導人喬先生，1932 年生，北馬駒村人。

⁴³ 同註 41，頁 656。

天有關，⁴⁴而是將煎餅視為富足的象徵。甚至，從填倉煎餅還衍生出一種偷俗。節日中的偷俗，一般具有生殖禮儀的意涵。⁴⁵所以趙城的填倉節吃攤煎餅，如果當天偷到人家家裡的煎餅，偷偷的吃了，未來一年就會吉祥順利。⁴⁶

填倉節的「填倉」一詞所代表的物質豐足，也表現在食物的豐盛之上。明人陸啓宏的《北京歲華記》（1644）就曾記載填倉習俗：「二十五日，人家早起市魚肉牛羊等，自晨達旦，恣啖竟日，客至亦留，苦求盡飽而去，名曰“填倉”。」⁴⁷又因為「倉」與「嚙」的發音接近，填倉之意又轉而變為進酒食的「填嚙」。是將倉廩的豐實轉喻至口腹之慾的滿足，而以飽餐一頓作為過節的重點。⁴⁸而飽餐一頓不也和送窮時以煎餅令窮鬼飽餐一頓的習俗相當嗎？無怪乎陝西《延綏鎮志》（1673）的這一條中，不但將飽食、送窮作了聯結，甚至也用到了填倉的「填」字：「五日黎明掃除塵垢，名送窮神。是日飽食，謂之填五窮」。⁴⁹「填」字字義有「補塞」、「充滿」之義，前者為將缺漏、空虛之處填實，後者為以某物將某容器裝滿。以下這則習俗記載，更能清楚的顯示填倉餅食的這種作用。

二十五日，俗謂之老鼠會親，為黍飯以祀其神，夜則不舉燈火，而填倉之名以起。凡女之新嫁者，至日或前數日，母家搜米為團，以多為貴，持送女歸，謂婿家倉廩有為鼠所耗者，以此可填之，使滿也。⁵⁰

「搜米為團」意指以水調和米粉成團，在二十五日填倉時使用，想必也是煎餅一類的食品。以上的案例討論在於說明以煎餅所串起的這些正月習俗，均隸屬於女媧補天神話的意義體系之內。因為天地缺漏，女媧煉石補天，在民間的習俗中以在鏊子上攤開圓形的煎餅來代表補天的五色石。補天後，原本缺漏的天遂恢復完全。是以煎餅補全天之匱乏。而送窮以煎餅，除了餉食窮鬼外，以煎餅的圓滿驅逐窮、耗，使家宅豐裕，是以煎餅解決財物的匱乏。而填倉節食煎餅，置煎餅於倉窖、家宅各處、飽食終日，也是運

⁴⁴ 但洪洞縣趙城鎮侯村又有女媧陵，山西也有女媧信仰，是以未見補天煎餅的傳說特別耐人尋味。請參見楊利慧：《女媧溯源—女媧信仰起源地的再推測》（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女媧信仰分布表」，頁30-45。

⁴⁵ 楊玉君：〈中秋社祭與南台灣的社樹信仰〉，《民俗曲藝》169（2010年9月），頁30-31。

⁴⁶ 楊玉君田野調查錄音，2008年6月2日，報導人鄭先生，洪洞縣趙城鎮人。

⁴⁷ 《北平歲華記》抄本近日方由張勃女士於上海圖書館重新發現，見張勃：〈“亡佚”之後的發現—《北京歲華記》手抄本及其歲時民俗文獻價值研究〉，《文獻》（2010年7月）第3期，頁153。

⁴⁸ 山曼：《山東民俗》（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1988），頁20。常建華認為這是「填腹中的胃倉」，〈中國古代人日、天穿、填倉諸節新說〉，《民俗研究》1999.2，頁71。

⁴⁹ [清]譚吉璉等纂修：陝西《延綏鎮志》（康熙12年抄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1，頁2下。

⁵⁰ 清光緒24年《灤州志》，收錄於同註41，頁263。

用了煎餅的富足意義，以煎餅解決糧食的匱乏。

四、煎餅薰蟲

自填倉再衍生出的另一個煎餅習俗，是以煎餅薰蟲，通常在稱爲「龍抬頭」的二月初二。晦日送窮，與二月二薰蟲也只有兩、三天的時間差異。「龍抬頭」一名至少在元朝就已出現，《析津志》記載北京習俗：「二月二，謂之龍抬頭。五更時，各家以石灰於井畔周遭糝引白道，直入家中房內」⁵¹以石灰畫地一事已有填倉節以灰打圍的雛形，清代山東民俗也有直接稱二月二的引灰線爲「引錢龍」、「引龍迴」甚至「引龍填倉」的，可見填倉與龍抬頭也有節日習俗互滲的情形。⁵²但吃煎餅薰蟲則歷來未見，直到明代才見諸記載，《帝京景物略》：「二月二日龍擡頭，煎元旦祭餘餅，薰牀炕，曰燻蟲兒，謂引龍，蟲不出也。」⁵³使用元旦時剩餘的餅來薰蟲特別值得注意，因爲這是許多地方天穿節的習俗。例如台灣的客家人在正月二十日天穿時，會煎過年時留下來的一塊甜粿（年糕）來吃。⁵⁴龍抬頭時煎祭餘餅因此與天穿產生聯繫。

然而，爲什麼不用新鮮現作的餅來致祭，而要用過年留下來的一塊餅呢？前此在討論「送窮」習俗時，筆者曾指出送窮時用的祭品若非殘羹粗糲，就是發霉長醜的食物，不但不是一般祭祀神明時的豐潔盛供，甚至是人也不屑一顧的食物。以過年時剩下的煎餅在二月二日使用，或許也與煎餅送窮的習俗有關。

但煎餅因何可以薰蟲，歷來習俗僅記其然而未解釋其所以然。自天穿的傳統視之，煎餅本就謂之「薰天」。所據以薰之物，應是煎餅時爐火所生之油煙。乾隆《順德府志》：「二月二日謂之龍抬頭，煎油餅薰蝎。」⁵⁵嘉慶《灤州志》：「二月二日...煎豆餅薰蟲，則不蛀物」。⁵⁶光緒《永平府志》也記載：「用香油煎糕薰蟲，則物不蛀，且以避蟲蟻。」⁵⁷似乎是煎餅的油煙可以薰蟲驅蟲，蟲既被驅除，則家中用物自然不畏蛀

⁵¹ [元]熊夢祥：《析津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頁211。

⁵² 同註48，頁21。

⁵³ 同註36，卷之2，頁67。

⁵⁴ 「每年春節期間，主婦為了「天穿日」能有甜粿祭拜補天，必須留心設法不吃光，留下一部分年糕，以作祭拜女媧之用。」黃榮洛：《台灣客家民俗文集》（竹北：新竹縣文化局，2000），頁103。

⁵⁵ [清]徐景曾纂修：《順德府志》（上海：上海書店，2006，據1750年刻本影印），卷6，「風俗」，頁13上。

⁵⁶ [清]灤州志，嘉慶15年刻本，丁世良等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彙編·華北卷》（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頁261。

⁵⁷ [清]游智開修、史夢蘭纂：《永平府志》（上海：上海書店，2006，據光緒5年1879刻本影印），卷25，「風俗」，頁9下。

蝕。以煙驅逐蟲蟻算是基本常識，直至近代中國北方仍有在二月二以煙薰蟲的習俗。至於為何煎餅又可以薰蟲，一說是謂二月二「以米、豆麵為糊，油煎之而食，謂之『煎蟲』，蟲畏油也。」⁵⁸蟲之畏油，尚有一些旁證可資側面推敲。朝鮮人金禮蒙輯明代以前的藥方編成的《醫方類聚》收錄了幾則煎餅驅蟲的用法。

〔治百蟲入耳諸方〕搗桃葉，布裹，側臥枕之。若造酥煎餅枕之，即速出。

59

〔治耳為百蟲雜物所入方〕劉禹錫傳信方治蚰蜒入耳，以麻油作煎餅枕臥，須臾蚰蜒自出而差。⁶⁰

類似的煎餅驅蟲藥方也出現在別的醫書當中，作法大同小異，但藥方均並未解釋藥理。以麻油及煎餅作枕躺臥即可讓入耳的蟲類自行爬出，似乎是以煎餅的油煙味來薰出誤入人耳的蟲。同理，則煎餅也可使隱匿暗處的蟲蟻離開藏身之處。薰蟲用的煎餅，多有以黑豆、綠豆甚或棗子入煎餅的，「二月二日，豆汁攤餅以食之，又鑊煎棗餅曰薰蟲。」⁶¹由於二月二食煎餅，多以雜糧磨麵來攤煎，民俗想像中就將煎餅中用到的五穀雜糧等同於蟲，⁶²是以推知煎棗餅，可能也是以棗子象徵蟲子，吃棗餅就跟吃炒豆一樣也就一舉「消滅」了蟲蟻，算是相似巫術的用法。

以二月二作為薰蟲的日期也有時令上的原因。康熙年間的《宛平歲時志稿》：「二月二日曰龍抬頭，因薦韭之餘，家各為葷素餅餠，以油煎而食之，曰薰蟲兒，謂引龍以出，且使百蟲伏藏也。」⁶³這是說二月二名曰龍抬頭，食煎餅薰蟲是因為龍既已出，百蟲將因畏懼春龍而紛紛走避躲藏。而引龍一事也有具體的儀式來代表，《宛署雜記》（1593）：「燕都人呼二月二日為引龍抬頭。鄉民用灰自門外委蜿布入宅廚，旋繞水缸，呼為引龍回。用麵攤煎餅，燻床炕令百蟲不生。」⁶⁴此處描寫的引龍，因為使用石灰，具有實際殺蟲驅蟲成效。同時，因為民俗相信龍為水神，自門外將「龍」引進水缸

⁵⁸ [清]《灤州志》，光緒 24 年刻本，丁世良等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彙編》〈華北卷〉（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頁 264。

⁵⁹ 金崇禮：《醫方類聚》（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1），卷 78，耳門，頁 430。

⁶⁰ 同前註，頁 439。

⁶¹ 劉源溥修：《錦州府志》（1680），收於金毓紱主編：《遼海叢書》（瀋陽：遼瀋書社，1985），卷 1，頁 815-1。

⁶² 據劉巨民採錄河北省蘆河一帶的二月二傳說，有在二月二以五穀雜糧麵攤煎餅，是謂「二月二曰龍抬頭，煎死蟲子保豐收」，〈二月二煎蟲兒的故事〉，收於同註 16。筆者 2008 年在山東荷澤也採訪到同樣的說法。

⁶³ 王養濂、李開泰合編：《宛平歲時志稿》，頁 1 下；收於《筆記小說大觀叢刊》九編 8（臺北：新興書局，1988）。

⁶⁴ 沈榜：《宛署雜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頁 191。

應有祝願水源充沛之寓意，此一俗信在相對缺水、「春雨貴如油」的北方因此較為普遍流傳。龍抬頭時值春耕，春雨豐沛是農業時代大多數人民的祝願。而從習俗上來看，石灰引龍更直接與驚蟄相關。乾隆山西《鄉寧縣志》：「二月二日，五更用灰圍房屋、牆壁，謂之『圈龍』，為驚蟄也」⁶⁵《月令採奇》引《千金月令》也道：「驚蟄日，取石灰糝門限外，可絕蟲蟻。」⁶⁶

龍抬頭日以煎餅薰蟲又和驚蟄的習俗目的重疊，至少給了我們兩種啓示。其一、從天穿到二月二，煎餅習俗所涵蓋的時間跨越雨水及驚蟄兩個節氣。其二、以煎餅串起的這一節群與農作有密切關係，二者實一體之兩面。蓋天穿日正月二十，填倉日在正月廿三、四、五日左右、正月晦日送窮、龍抬頭二月初二，前後相去不過十餘日。而自元宵過後，新年節期結束，農人陸續展開春耕，春雨得時正是種作最關鍵的因素。然而春迴大地，昆蟲復甦蠢動，恐怕會啃食作物，造成莊稼植株病害或穀物有缺陷，所以配合節日以儀式引龍、薰蟲。一旦晴雨有時，害蟲不生，作物自然穀粒飽實，糧食填滿倉窖。再加以送窮的儀式，窮鬼一走，富足圓滿的心願便可望達成。作為這一系列節日習俗的完美句點，二月二日因此又有「迎富」之說。宋人魏了翁（1178—1237）有詩句云：「才過結柳送貧日，又見簪花迎富時。」⁶⁷而迎富之日，也有食煎餅過節的。「春社日，鄉人出野田，采蓬艾插門前，又合米椿粉，制餅飽食，謂之迎富。」⁶⁸以上的節日習俗討論，顯示節日與節氣之間的關係尚有值得我們更深入瞭解的必要。

五、餅與匱乏

上述的幾種煎餅習俗，在歷史溯源及文獻解析之後，已可知均與煎餅的圓滿形象有著若遠若近的關係。在追溯了個別歷史，以及各種習俗之間的關係之後，我們可以將煎餅在這些習俗中呈現的意義歸納出一個相對的關係。為清楚表達這種關係，以下試以表格來呈現。

節日	煎餅習俗	習俗直接目的	最終祈願
天穿	煎餅繫紅線置屋上	補天或屋宇之穿漏	天庭圓全、家宅固實

⁶⁵ 《鄉寧縣志》乾隆 49 年刻本，丁世良等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彙編·華北卷》（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頁 682。

⁶⁶ 李一輯：《月令採奇》（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卷之 1，頁 79。

⁶⁷ 魏了翁：〈迎富〉詩，《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上海：上海書店，1989，據烏程劉氏嘉業堂藏宋刊本景印），卷 9，頁 3 上。

⁶⁸ 《萬州志》道光 8 年刻本，丁世良等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彙編·中南卷》〈下〉（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頁 1120。

送窮	煎餅置於糞帚上送窮	送走致窮之鬼	身家富足
填倉	大啖餅餌	填實空虛的倉窖	食物充滿
薰蟲	煎餅薰床炕	驅逐蛀食作物的蟲豸	莊稼豐收

從表格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不管是天穿（圓全的匱乏）、送窮（富足的匱乏）、填倉（糧倉的匱乏）、薰蟲（飽實健壯莊稼的匱乏），節日原本的狀態都是某種型的空虛、匱乏，在這些節日習俗中，煎餅的功用在於以其形狀所代表的圓滿豐足，以補足匱乏，使事物恢復整全富裕的理想狀態。煎餅之所以能有這種大能，究其原因，可自兩方面來討論。其一來自女媧，女媧的形象並沒有出現在送窮、填倉、薰蟲裡，這或許是因為傳說的重點從宇宙神話的層次轉變為攸關日常生活的生產活動，女媧恢復宇宙平衡的功績，畢竟比不上種作餵飽一家人的需要來得實際切身。⁶⁹然而，女媧的形象富含生殖豐饒的寓意應也體現在她補天的工具上。考察女媧的事蹟，除了補天之外，尚有造人、造笙簧⁷⁰、通婚姻等。⁷¹補天象徵恢復宇宙秩序，造人、婚姻均屬生育孳衍，笙簧也具有生殖的象徵意義。⁷²況且女媧「一日七十化」，直是不死之身。⁷³煎餅雖未曾存在女媧的神話文獻之中，但在民間早已將它等同於補天的五色石，⁷⁴可填補缺漏的天，使之整全。煎餅因而有如笙簧一般，具有女媧的化育能力。同理，除了補天之外，煎餅所衍生出的送窮、填倉、薰蟲等等個別功能，均係以汲引自女媧的強大的生殖力，驅逐不祥事物，使身家財產達到豐足圓滿的境界。其二，煎餅的圓形象徵完美的圓滿，具有整體性（wholeness）和整全性（completeness）的祭品，在祭祀行為中被視為是聖潔的，完美的。⁷⁵而煎餅象徵的這種創生的能量、聖潔、完美的性質，在民俗的發展中，又與具有崇高地位的英雄結合，發展出另一系列的傳說。

⁶⁹ 同註 1，頁 150-153。

⁷⁰ 《太平御覽》（四部叢刊 3 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引《風俗通》，卷 78，頁 493-2。

⁷¹ 〔宋〕羅泌纂、〔明〕喬可傳校：《路史》（四部備要本，臺北：中華書局，1965），〈後記第 2 卷〉引《風俗通》，「女媧禱祠神，祈而為女媒，因置婚姻，行媒始此明矣。」，頁 1 下。

⁷² 李建認為笙的構成原件—葫蘆為笙體與竹管為簧——即是女陰與男根的形象隱喻，笙簧因而是男女交合的象徵，以笙簧作樂則有生殖禮儀的意味。見李建：〈女媧作笙簧—神話的文心解讀〉，《南通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004），頁 106-109。

⁷³ 〔漢〕王逸注：《楚辭》〈天問〉：「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宋〕洪興祖撰：《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104。

⁷⁴ 例如，山西的六月六也吃煎餅，煎餅裡加上彩色的椒葉，取意五色，也是模擬女媧補天的五色石。見《山西民俗》，頁 90。

⁷⁵ 〔英〕瑪麗·道格拉斯著：《潔淨與危險》（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頁 65。

六、餅、英雄傳說及匱乏母題

煎餅的傳說在華南及台灣，經歷了時空的位移，但仍保留了部分相同的習俗。首先，補天在華南仍然與止雨有關。而華南因為有梅雨季，端午前後大約是一期稻作收穫的時間，此時若仍陰雨綿綿則不利於穀子收成，所以補天一說在福建和台灣因地制宜位移至端午，當天吃煎餅相傳也是為了紀念女媧補天。泉州的端午習俗吃「煎堆」，據《泉州府志》（1763）〈風俗〉：「五月，端陽，以米粉或麵和物于油內煎之，謂之堆。」⁷⁶吃煎堆的原因則是「南方農曆五月初正是梅雨季節，陰雨連日，難得放晴，民眾認為這是天空『漏』了，應設法彌補，故有此『煎堆補天』之食俗。」⁷⁷

原本這一帶補天煎餅的主角也應該是女媧，⁷⁸但官方文獻《泉州府志》未提及女媧，只有民間的傳說仍然偶有提及，或許女媧這位神話主人翁已非傳說的必要母題。到了台南安平，補天煎餅的傳說不但完全放棄了女媧，而且與鄭成功的傳說融合，煎堆成為突顯英雄形象的一種食物。⁷⁹顏興的〈鄭成功與端午煎餛〉一文，記載他 1931 年在泉州開設眼科醫院時，初次自南安某鄉來的婦人處聽說「煎餛可以補天」。次年在溫陵弢社聚會，遇到南安來的前清進士吳桂生，得到的是一個遠較補天複雜的鄭成功傳說。據吳桂生表示，鄭成功到了台灣後，清廷倍感威脅，於是採取「堅壁清野平海五策」，強迫東南沿海居民往內陸遷入三十里，以禁絕沿海居民以財貨資助鄭成功。令到正值端午節，大家在旅途過節，只好把身邊的雜糧隨便煎餛過節。嗣後南安遷界的居民後代，也在端午節煎餛紀念此事。⁸⁰

由此傳說可知至少在 1930 年代的南安，已經將補天的煎餛附會到鄭成功的傳說。顏興本人數年後又在台南執業時採集到煎餛與鄭成功的另一種傳說。據說一位英國領事館的師爺廖煥章，台南人，曾在安平得了一本筆記《紅毛籠城記》，是荷蘭時代通事胡興的手寫本。書中記載了端午吃煎餛的另一說法。因為鄭成功 1661 年登陸安平時，荷蘭人戰敗退回城中閉關自守。當時的五穀已盡被荷蘭人收藏在紅毛城中。鄭軍因此無法收購足夠的米糧來提供軍隊食用。因此只好向民間徵收。一時豆類、蕃薯等都徵供軍用。而時日已屆五日節，家家雖想縛粽過節，但米糧不足，只好將蕃薯打漿，加入糖或蚶、蝦等海產來煎餛以代替粽子。⁸¹按據鄭成功戶部主事官楊英《從征實錄》確有番人通譯名

⁷⁶ 懷蔭布修、黃任、郭賡武撰：《泉州府志》（1763 年修，1882 年補刻本），卷 20，頁 22 下。

⁷⁷ 陳桂炳：《泉州民間風俗》（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頁 191。

⁷⁸ 見〈五日節端午節〉，收錄同註 15，頁 395-396。

⁷⁹ 同註 1，頁 143-154。

⁸⁰ 顏興：〈鄭成功與端午煎餛〉，《臺南文化》第 3 卷第 3 期（1953 年 12 月），頁 21。「煎餛」之「餛」字今已罕見，坊間多作「煎堆」。

⁸¹ 同前註，頁 22。

胡興，⁸²但鄭軍登台時面臨缺糧危機，向民間徵集糧米的時間分別在四月、七月與八月，並無五月徵糧煎堆過節之事。而《紅毛籠城記》也因亡佚而無從稽考此說。

由於顏興撰文記述此事並命名為〈鄭成功與端午煎餛〉，再加上引述了兩則鄭成功的故事，引文的後學未針對補天煎餛的歷史加以深究，因而造成了「安平煎餛是紀念鄭成功」、「安平煎餛是鄭成功發明的」的說法幾成為定論的情形。這樣的傳說牽合經由民間的流傳、再加工，加強了鄭成功與煎堆的關係，形成下面的新傳說：「鄭軍在安平因缺糧無法包粽子，於是鄭成功想出一替代辦法，**「教居民用收集來的米漿配合海鮮做成油煎的粘糕來代替米粽」**，而到了第二年：

鄭成功因國仇家恨憂鬱成疾，重病不起，安平城內的軍民因國姓爺染病在身，也無心包粽子過端午節，且在故鄉南安端午節食用煎堆有「補天」的作用，即消災解厄，補運的用意，所以安平城內的軍民，為了向上天祈福使國姓爺早日康復，故於當年之端午節亦以煎堆來渡過。五月初八鄭成功病逝，依照傳統民俗，家中有尊長去世，三年內不包粽子。…因此安平的居民在隔年的端午節也是以煎堆代替包粽過節。⁸³

由於《泉州府志》上早有端午煎堆的記載，且鹿港、北港均有端午煎堆補天的傳說，可知鄭成功與煎餛的傳說是後起的。鄭成功雖然只在台灣四百多天就去世了，但全島與他相關的傳說比比皆是。這些傳說有許多是主人翁不明、或是傳說內容不穩定的情形，便都依附到這個「箭垛式人物」的身上。⁸⁴比如說著名的劍潭，據說是鄭成功投劍於潭中鎮壓妖怪，因而得名。但其實早先就有荷蘭古劍沉於潭的傳說，後來才轉化為鄭成功的故事。因此，鄭成功被喻為台灣傳說故事中最具代表性的「箭垛式人物」。與他特別有淵源的家鄉南安，⁸⁵以及登陸台灣後的安平，尤其可能發生傳說易主、集中在這位受崇拜的英雄人物的情形。也就是說，原本的女媧補天傳說在五色石被煎餅所取代後，形成煎餅補天的傳說。

接著女媧從傳說中淡出，煎餅間接傳遞女媧創生護育的能量，並結合了包含補天、薰蟲、送窮、填倉等民俗。在閩南和台灣因為女媧並非補天傳說中穩定出現的主角，且

⁸² [明]楊英：《從征實錄》（《台灣文獻叢刊》第32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頁187，「初五日，夷王揆一遣我民充番通事胡興同揆一人□□藩說和，藩諭令夷長來見。」

⁸³ 何世忠、謝進炎編：《鄭成功傳奇性的一生》（台南：世峰出版社，2000），頁185-187。

⁸⁴ 「箭垛式人物」，語出胡適〈三俠五義序〉（1925年），在討論包拯的故事時，他說「古來有許多精巧的折獄故事，或載在史書，或流傳民間，一般人不知道他們的來歷，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兩個人的身上。」見胡適：《中國章回小說考證》（上海：上海書店，1980），頁393-394。

⁸⁵ 蔡蕙如：《與鄭成功有關的傳說之研究》（臺南：南市文化，1998），頁130。

補天的時機端午節正好與另一個強勢的箭垛式人物鄭成功的傳說重疊，⁸⁶鄭成功遂「乘虛而入」，取代補天的目的，成了煎餛所紀念的對象。

以煎餅傳說的主人翁性質而言，女媧與鄭成功均可視之為「文化英雄」。所謂文化英雄，反映了人類以文化與自然對抗的過程。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英雄，他們或者是戰勝自然現象（或其象徵）、或者是發明了文化器物、抑或是傳授生活技藝，而因其貢獻被人們所紀念，甚或祭祀，成為代表整個民族共有價值的人物。⁸⁷文化英雄的性質介於人與神之間，因而也就具有超人的神能。這種超人的神能，即接近一巫者的巫術。

「巫術的因素對英雄神話是十分重要的。英雄像巫師一樣從不知名的力量那裡學會了不知名的實踐技能，並且用它造福人類」。⁸⁸女媧的造人、補天、設婚嫁、作笙簧，無疑均屬文化英雄功蹟的範疇。而據馬昌儀對文化英雄的分類，最後一類謂之「傳說人物型文化英雄」，凡「歷史上的偉人、君王、軍事首領，宗教裡的聖人、教王、軍事首領，以及人們心目中的偶像，只要被認為於人類文化有過貢獻者，也常被稱為文化英雄」。⁸⁹蔡蕙如即以此檢視鄭成功的傳說，直指鄭成功為文化英雄。⁹⁰

文化英雄的傳說事蹟中，往往雜揉了超自然的神能或巫術的施行，而且英雄本身的神能也傳達到他所使用的物件之上。⁹¹文化英雄女媧曾以煎餅補天，於是煎餅本身也具有創育、解決匱乏的能力。而鄭成功又是個具有超人神能的文化英雄，在鄭成功的傳說中，原本就充滿了解決飲食匱乏的母題。例如出米岩、劍井、角帶水、無尾田螺、飯魚、國姓蟻、國姓魚等等傳說，內容均敘述在軍民飲食匱乏之時，由鄭成功顯神蹟解決了匱乏的危機。⁹²當補天的煎餅與鄭成功在傳說中結合，煎餅承繼自女媧的種種神能不但轉移到鄭成功身上，且與鄭成功的傳說中的飲食匱乏主題互相加乘。於是在閩南以及台灣，我們看到的是鄭成功的煎堆也具有解決匱乏的功能。

同時，身為將軍的鄭成功傳說與煎餅的組合也絕非特例，「餅」作為「將軍帶軍隊

⁸⁶ 鄭成功的傳說與端午的關係也不只一例。除了煎堆以外，據傳說劍井（國姓井）在端午節當天會浮現出鄭成功的寶劍劍影，且飲用端午的國姓井水也有治療瘴疫的效果。大甲公學校編：《台灣省大甲鄉土の概觀》（1933）（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第15章，頁310-311。

⁸⁷ 陳建憲：《神祇與英雄：中國古代神話的母題》（北京：三聯書店，1994），頁143-144。

⁸⁸ [美]戴維·利明、埃德溫·貝爾德著，李培棻、何其敏、金澤譯：《神話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中編4【千面英雄】，頁112。

⁸⁹ 馬昌儀：〈文化英雄論析——印第安神話中的獸人時代〉，《民間文學論壇》（1987年第1期），頁56-57。

⁹⁰ 同註85，頁186。

⁹¹ Theodor H. Gaster, *Myth, Legend, and Custom in the Old Testa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Chapters from Sir James G. Frazer's Folklore in the Old Testamen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9), p. 233. 此條由蔡蕙如（前引書）首先引用，然蔡文將作者誤植為Frazer，本書實為Theodor H. Gaster針對Frazer原書 *Folklore in the Old Testament* 部分篇章內容的增補之作。

⁹² 同註85，頁67，106，115，149，158，167-168。

出征面對（匱乏）問題」的解決方式，出現在許多的傳說中。除了「將軍發明某種餅食」外，尚有「將軍因個人喜好或行軍便利而指定某餅食」，以及「百姓慕將軍之名主動獻出某種餅食給軍隊」的故事，茲引述如下。

案例一：太師餅

中國北方京津一帶的糕餅業者，奉祀聞仲為祖師爺，傳說當紂王派太師聞仲隨軍出征時，爲了減少埋鍋造飯的時間，他發明了一種糖燒餅作為行軍乾糧。⁹³另有傳說聞太師發明了烙烤糕點的皂爐及吊爐。後人爲了紀念此事，遂有一餅食命名爲「太師餅」。

⁹⁴

案例二：鍋盔餅

據說關羽鎮守博望時，因爲軍中缺水，難以爲炊，因而向諸葛亮求救。諸葛亮回信指示「多用乾麵，攪水少許，合成硬塊，大鍋炕之，得食爲盔，以餉戰士」。這種乾烙的餅因爲形似鍋盔，因而稱爲鍋盔餅，至今仍是河南的著名小吃。⁹⁵

案例三：光餅

明朝抗倭名將戚繼光在福建沿海征剿倭寇時，由於一般的糕餅攜帶起來不甚方便，於是戚繼光便想出一種用鹽跟麵粉加水烤製而成，在中間打孔的特製麵餅，可用繩子穿過，一串串綁在腰際，隨時可食用。戰後，民眾爲了紀念戚繼光剿寇的功勞，便將此餅命名爲「光餅」。⁹⁶

類似的故事還包括鄭成功麾下將領洪旭駐軍廈門時發明的中秋搏餅，黃巢軍隊經過潼關時，人民獻上的柿子水晶餅，以及黃巢在泰安時，人民獻上的煎餅等等。⁹⁷在各種食物當中，唯獨餅食與軍事出征的母題關係密切，這很可能是因爲餅食乾燥，便於攜帶，可以單獨食用，也可卷食餡料，最適合作爲行軍乾糧。馮玉祥的著作《抗日與軍食》即自營養、便利及成本等出發點專著一章〈煎餅與軍食〉，提倡以煎餅作爲主要軍

⁹³ 慶寧：〈中國古代的軍糧〉，《四川烹飪》（1995年05期），頁22。

⁹⁴ 潘江東：《中國餐飲業祖師爺研究》（臺北：揚智文化，1999），頁134-137。

⁹⁵ 岳續明：〈華夏絕食鍋盔餅〉，《糧食問題研究》（2001年第1期），頁48。

⁹⁶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民間文學集成·福建卷》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民間文學集成·福建卷》（北京：中國 ISBN 中心出版，1998年12月），頁105-106。

⁹⁷ 見龔健：〈中秋搏餅與象牙牌搏彩〉，《福建鄉土》（2004年第1期），頁18；黃巢故事見「中國民間文學網」（<http://www.cmjwx.com.cn/a/gushi/chuanqigushi/2010/1102/5545.html>），讀取日期2011/4/20，另有一說，主人翁爲李自成。黃巢與泰安煎餅傳說，見戴永夏，〈歷史與空間：山東煎餅〉，《香港文匯報》網路版，2010年7月13日，<http://paper.wenweipo.com/2010/07/13/WH1007130001.htm>，讀取日期2010年9月27日。唯中國共產黨史觀將黃巢視爲農民起義軍領袖，以上所舉之黃巢故事究竟受到多少官方意識形態的影響，是否可視爲民間故事，仍然有模糊地帶，值得另作討論。

食。⁹⁸上述這些故事的主人翁雖非如鄭成功一般的文化英雄，煎餅補天的神能也弱化成爲解決糧食或時間匱乏等問題，但餅食在這些傳說故事當中的功能與補天煎餅的關係仍有草蛇灰線，一脈相承的聯繫。

七、結語

歲時習俗的發展——異於絕大多數人的瞭解——其實是十分不固定的，不管是節日的時間、習俗搭配的節日、或是傳說搭配的習俗都因時、地而有多種的組合變化。是以如果以一時一地的節日習俗爲研究主題，勢難一窺節日文化的全貌。本文以女媧補天的傳說爲線索，串起以煎餅爲習俗的各個節日，考述習俗的歷史，自習俗內容分析其隱藏的意義。藉著廣泛的民俗文獻比對及分析，指出跨越整個正月的各種煎餅習俗，都源自女媧以煎餅補天的傳說，且其間隱現一組「圓滿／匱乏」的對比意義。煎餅補天的傳說流傳到了閩南及台灣，日期分流成爲正月二十及端午。⁹⁹其中端午補天這一系，女媧的存在日益模糊，在台南安平一帶，甚至由鄭成功取代女媧成爲煎餅傳說的主角。但煎餅解決匱乏的能力仍然超越日期及傳說主人翁的變化，持續彰顯。煎餅所承繼自女媧的、填補空虛使事物圓滿豐足的神能，與作爲文化英雄的鄭成功造福人類的超自然神能相互加乘，從補天的材料成爲英雄解決飲食匱乏的工具。

藉由這樣的習俗研究，筆者希望能再度強調，歲時研究的取樣「單位」不應侷限於單一節日的歷史考溯，而應以個別習俗爲主軸，在不同時空背景之下，檢視習俗代表的意義的變與不變。

⁹⁸ 馮玉祥：《抗日與軍食》（天津：時事研究社，1935），頁 71-100。據云馮玉祥也將此書呈予蔣介石，請蔣轉給後勤部隊參考。

⁹⁹ 只除了鹿港及北部、東部的客家人仍在端午及正月二十日保留了女媧補天的傳說，見拙撰，〈天穿日的源流及習俗考述〉，「第一屆全國客家日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國際客家研究中心主辦，2011年2月19日，頁 7-19。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劉文典撰：《淮南鴻烈集解》，新編諸子集成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 〔梁〕宗懷撰、杜公瞻疏：《荆楚歲時記》，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 〔唐〕李延壽撰，《北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
- 〔唐〕韓愈：〈送窮文〉，《韓昌黎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91年。
- 〔宋〕元好問：《新校本元遺山詩集箋註》，臺北：世界書局，1982年。
- 〔宋〕洪興祖撰：《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年。
- 〔宋〕梅堯臣著，朱東潤編年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宋〕羅泌纂，〔明〕喬可傳校：《路史》，四部備要本，臺北：中華書局，1965年。
- 〔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四部叢刊三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
-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版。
- 〔宋〕魏了翁，《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據烏程劉氏嘉業堂藏宋刊本景印。
- 〔元〕熊夢祥：《析津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 〔明〕黃一正：《事物紺珠》，臺北：莊嚴文化事業，1995年。
-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 〔明〕楊英，《從征實錄》，《台灣文獻叢刊》第32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年。
- 〔清〕王初桐輯，《奮史》，據嘉慶二年伊江阿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清〕王養濂，李開泰合編，《宛平歲時志稿》，《筆記小說大觀叢刊》九編8，臺北：新興書局，1988年。
-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臺北：世界書局，1977年。
- 〔清〕徐景曾纂修：《順德府志》，上海：上海書店，2006年。
- 〔清〕彭定求、楊中訥等：《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清〕游智開修，史夢蘭纂：《永平府志》，上海：上海書店，2006年。
- 〔清〕蒲松齡著，路大荒整理：《蒲松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清〕厲荃輯，〔清〕關槐增輯：《事物異名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清〕錢泳撰，張偉點校：《履園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 〔清〕譚吉璉等纂修：陝西《延綏鎮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 〔清〕陳夢雷編，蔣廷錫校訂，《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歲功典》，1706年。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影印。

二、近人論著

- 〔英〕瑪麗·道格拉斯著：《潔淨與危險》，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
- 〔美〕戴維·利明，埃德溫·貝爾德著，李培榮，何其敏，金澤譯：《神話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 大甲公學校編：《台灣省大甲鄉土の概觀》（1933）。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
- 丁世良、趙放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西北卷》，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
- 丁世良等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彙編》〈中南卷下〉，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
- ：《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彙編》〈華北卷〉，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
- ：《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北卷》，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
- 山曼：《山東民俗》，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1988年。
-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民間文學集成·福建卷》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民間文學集成·福建卷》，北京：中國 ISBN 中心出版，1998年12月。
- 尹侃、范森修，談有典纂：乾隆《肅寧縣志》，上海：上海書店，2006年。
- 由國慶編著：《中國糕點話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年。
- 何世忠、謝進炎編：《鄭成功傳奇性的一生》，臺南：世峰出版社，2000年。
- 李一輯：《月令採奇》，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年。
- 李亦園：《信仰與文化》，臺北：Ariti Press, 2010年。
- 李建：〈女媧作笙簧—神話的文心解讀〉，《南通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004年。
- 沈榜：《宛署雜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
- 岳續明：〈華夏絕食鍋盔餅〉，《糧食問題研究》，2001年第1期。
- 金崇禮：《醫方類聚》，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1年。

- 金毓紱主編：《遼海叢書》，瀋陽：遼瀋書社，1985年。
- 俞正燮：《癸巳存稿》，臺北：世界書局，1977年。
- 胡適：《中國章回小說考證》，上海：上海書店，1980年。
- 馬昌儀：〈文化英雄論析——印第安神話中的獸人時代〉，《民間文學論壇》，1987年第1期。
- 徐海榮編：《中國飲食史》，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年。
- 常建華：〈中國古代人日、天穿、填倉諸節新說〉，《民俗研究》1999年2月。
- ：《歲時節日裡的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康保成：〈韓愈送窮文與驅傩、祀灶風俗〉，《中山大學學報》1993年3月。
- 張勃：〈“亡佚”之後的發現——《北京歲華記》手抄本及其歲時民俗文獻價值研究〉，《文獻》（2010年7月）第3期。
- 陳建憲：《神祇與英雄：中國古代神話的母題》，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
- 陳桂炳：《泉州民間風俗》，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年。
- 陳運棟：《台灣的客家禮俗》，臺北：台原出版社，1991年。
- 雪梨主編：《中國民俗源流集成·飲食卷》，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年。
- 馮玉祥：《抗日與軍食》，天津：時事研究社，1935年。
- 黃榮洛：《台灣客家民俗文集》，竹北：新竹縣文化局，2000年。
- 楊玉君：〈一枚煎餅補天穿：談閩台的煎餅補天習俗〉，《2009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成功大學，2009年。
- ：田野調查錄音，2008年5月30日 voice3，報導人喬先生，1932年生，北馬駒村人。
- 楊利慧：《女媧溯源——女媧信仰起源地的再推測》，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
- 溫幸，薛麥嘉主編：《山西民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 潘江東：《中國餐飲業祖師爺研究》，臺北：揚智文化，1999年。
- 潘峰：〈說餅〉，《湖北成人教育學院學報》，2003年3月，9.2。
- 蔡蕙如：《與鄭成功有關的傳說之研究》，臺南：南市文化，1998年。
- 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1998年第7刷。
- 霍殿龍等纂：《馬邑縣志》，臺北：成文書局，1968年。
- 顏興：〈鄭成功與端午煎餛〉，《臺南文化》第3卷第3期（1953年12月）。
- 懷蔭布修，黃任、郭賡武撰：《泉州府志》，卷20，1763年。
- 夔寧：〈中國古代的軍糧〉，《四川烹飪》，1995年05期。

龔健：〈中秋搏餅與象牙牌搏彩〉，《福建鄉土》，2004 年第 1 期。

Theodor H. Gaster, *Myth, Legend, and Custom in the Old Testa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Chapters from Sir James G. Frazer's Folklore in the Old Testamen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9)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http://dict.revised.moe.edu.tw/index.html>

<http://www.cmjwx.com.cn/a/gushi/chuanqigushi/2010/1102/5545.html> (中國民間文學網)

戴永夏，〈歷史與空間：山東煎餅〉，《香港文匯報》網路版，2010 年 7 月 13 日，
<http://paper.wenweipo.com/2010/07/13/WH1007130001.htm>，讀取日期 2010 年 9 月 27 日。

Pancake and Scarcity, from Festival Food to the Legend of Hero

Yang Yujun*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first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several festivities feature pancake as the folklore food for the occasion. They are *tianchuan*, *songqiong*, *tianchang* and *xunchong*. With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ir multilateral relation, one discovers that despite mobile combination between dates and customs, content of custom and its purpose are interchangeable and traceable to the mythological legend of “Nüwa patching up the sky.” In almost all of these customs, pancake symbolizes a state of profusion and abundance when it is used to patch up the sky, fill up the granary, drive out impoverished ghosts and expel vermin. When the legend of pancake reached Southern Fujian and Taiwan, though it underwent change of protagonist and shift of dates, the legend still retains the affluent nature that enriches and replenishes human beings as well as crops and wealth. To sum up,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pancake is to mend, repair, or fulfill scarcity, turning oneself and/or one’s wealth into a state of completion.

Keywords: Nüwa, pancake, *tianchuan*, *songqiong*, *tianchang* and *xunchong*, Zheng Chengkong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aiwan.